

Heimayi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程琳
CHENGLIN
著

长篇黑蚂蚁 小说

我不愿意提取指纹，
干这个活需要细致和耐心。
我到屋子里主要是想看看
这个女孩是怎么死的。
我磨磨蹭蹭地在玻璃上提着指纹，
但心里老想着那些黑色的蚂蚁。
我固执地认为，
这些黑蚂蚁就应该是犯罪分子留下的。



Heimayi

程琳
CHENGLIN
著

长篇小说
黑蚂蚁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蚂蚁 / 程琳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2. 10
ISBN 7-5313-2462-8

I. 黑… II. 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6985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北京市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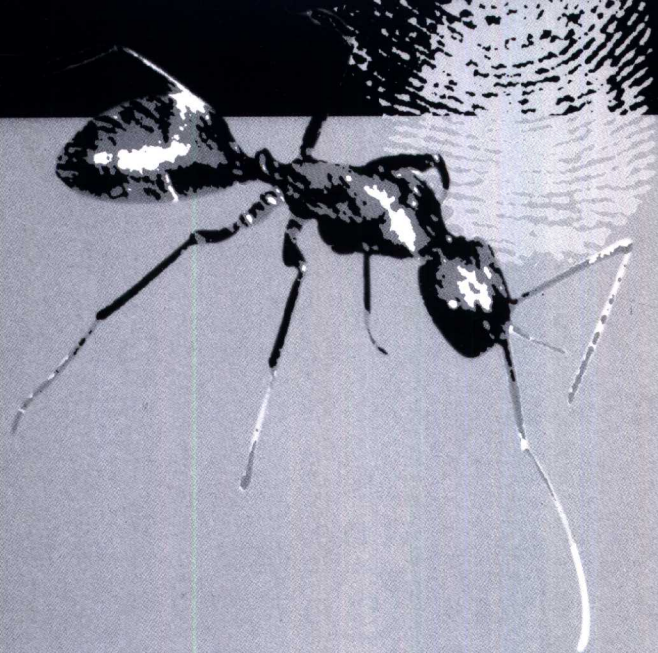
幅面尺寸: 140mm × 203mm	印张: 8.25 插页: 2
字数: 169 千字	印数: 1—10 000 册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	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臧永清 温去非	责任校对: 潘晓春
封面设计: 耿志远	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4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第一章

1 床上的女孩有着魔鬼一样的身材，她的长腿沿着床边垂下来。其中一只脚上还穿着白色的高跟鞋。她没有穿袜子，腿上的肌肤雪白而细嫩。

我轻轻抬起她的腿，在女孩大腿的内侧，出现了黑色的尸斑。我觉得奇怪，人在死亡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出现的尸斑应该是红色的呀！

这时，闪光灯强烈的光线打在了女孩的腿上，我看清楚了，那不是尸斑，而是几只黑蚂蚁。

我对董民说：“哎，你看这里有蚂蚁。”

董民说：“我早就看到了！”

我问：“会不会是犯罪分子留下的？”

董民说：“不能，这是从地上爬上来的。”

董民是技术科长，他对自己的判断总是很自信。

我说：“你再看看，万一是呢？”

董民说：“看什么看，不可能。”

我不再吱声。我明白，就算这些黑蚂蚁真是罪犯留下的，对我们破案也不会有什么帮助。我帮着董民照完相片

后，就想离开。

董民说：“你着什么急呀，帮我把这些玻璃上的指纹提下来。”

我不愿意提指纹，干这个活需要细致和耐心。我到屋子里主要想看看这个女孩是怎么死的。董民可倒好，把我当劳工了。

床上被勒死的女孩名叫张秋燕，今年十九岁。她是卫校的学生，放假后没有回家。她和一个叫陈眉的女孩在校外共同租了一套一室半的住房。两天前，陈眉回家了，今天回来后发现张秋燕死在了屋子里。

我来到另外一个房间，高军正在给陈眉做笔录。陈眉抹着眼泪低声哭着，高军说：

“你别哭了，说完就让你回去了。”

这个女孩还是哭，她说：

“这两天我要是不回家，是不是也得被杀死了！”

我递给她几张纸巾，温和地说：

“你别害怕。犯罪分子就是想杀张秋燕，他是专门等你不在屋子里时来杀她的。”

陈眉接过纸巾友好地看着我。高军趁机把笔交给我：

“你给她做吧！”

高军点燃了一支香烟悠闲地抽着，他大概见这个女孩老是哭，烦了。我接过笔继续说着安慰陈眉的话。

女孩止住了哭声。她说：

“杀人犯可能有我们屋的钥匙。”

我心里一动，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陈眉说：“我早晨回来的时候，门是锁着的，一定是杀人犯把门锁上了。你说他是不是有我们屋的钥匙？”

我问：“张秋燕有男朋友吗？”

陈眉说：“没有啊，我和她都没有。”她可能没有说实话，现在的女孩一个比一个新潮，像张秋燕这么漂亮的女孩没有男朋友不大可能。

我问：“除了你们俩谁还有你们屋的钥匙？”

陈眉说：“没有啊，这个锁是我们新换的，别人不可能有钥匙啊！”

我问：“会不会是张秋燕给别人了？”

陈眉说：“不会的。”

我最后问：“你们屋子里有蚂蚁吗？”

陈眉说：“蚂蚁，什么蚂蚁？”

我摊开手掌，几只硕大的黑蚂蚁慢慢地爬动着。陈眉吓得后退了一步，我问：

“你见过吗？”

陈眉说：“没有没有。”

我说：“你再看看。”

陈眉说：“我不看了，你快收起来吧，我最怕蚂蚁了。”

每次勘察完现场，我们都要开一个案件分析会。会上，先由技术科的同志谈谈现场上都发现了什么，进而为侦破工作提供线索。他们说完之后，领导们也要说说各自的看法。

按理说，这种案件分析会，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可以谈谈，但像我们这些侦察员，多数情况下是不吱声的。我们在

刑警队属于小人物，要讲话也轮不到我们。

当然了，不吱声也有不吱声的好处。有时说多了还真就不如不说。像今天这个案子，我们起初都以为很简单呢，犯罪分子和张秋燕这么熟悉，只要查清和她有情感纠葛的男人，我估计用不了几天就能破案。

会上，我们队长赵民抢先发言说：

“犯罪分子有被害人家的钥匙，说明这个案子是熟人作案，我们应该把侦察的重点放在熟人身上。”

高军在我耳边小声说：“这他妈的还用他说，我也会说。”

我在高军耳边也小声说：“要不，他怎么能当队长呢！”

赵民刚刚说完，技术科长董民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。董民说：

“现在还不能肯定说犯罪分子有钥匙，因为张秋燕的钥匙没有了。犯罪分子可能是用张秋燕的钥匙把门锁上了。”

赵民的脸不是色儿。我有点幸灾乐祸。赵民说：“就算他没有钥匙，那还是熟人作案。”

董民又果断地说：“我认为不是熟人作案。”

我们都愣住了。副局长陈凯鸣急忙问：

“如果不是熟人作案，犯罪分子是怎么进到屋子里的？”

董民不慌不忙地说：

“张秋燕是走出家门时，被犯罪分子逼回家里的。”他解释道：

“屋子里的拖鞋都是整齐地摆在门边的小鞋柜子里，这说明，张秋燕穿好了外出的鞋走到了门外才遇到了犯罪分

子。她是在门口被犯罪分子重新逼回到屋子里的。”

赵民不服气地说：

“就算这样的话，那她也可能碰到的是熟人啊！”

董民说：“不能是熟人，张秋燕死的时候还穿着一只外出的鞋。如果她刚出门碰巧遇到熟人的话，那么，在他们一起回到屋子里后，张秋燕也应该换上拖鞋才对。”

赵民灭火了，但他还是说：“按你的意思说，张秋燕的死可能仅仅是一次意外。

董民说：“根据现场分析就是这个结论。”

这个结论对我们的侦破太不利了。如果是熟人作案，就算张秋燕的社会关系再复杂，只要我们多辛苦一点，总能顺藤摸瓜查到一些线索的。如果仅仅是张秋燕出门时偶然碰到的一个杀人犯的话，侦破这个案子的难度就太大了。

这个结论让我们大家十分意外。可是，随着分析的深入，我们得到了更多的意外。

董民介绍说，屋子里没有丢失任何物品（陈眉证实），而且被害人张秋燕也没有受到性攻击。

屋子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犯罪分子不要可以理解，可是面对美丽、诱人的女孩，罪犯不动心，就让人搞不懂了。

赵民问董民：

“那罪犯为什么要杀张秋燕？”

董民说：“这个我就知道了。”

副局长陈凯鸣笑道：

“你还有不知道的呢！”

董民诚恳地说：“这个案子确实有点怪，犯罪分子费尽

心思进到屋子里杀死了这个女孩，他既不为财也不为色，况且，他又和女孩不认识，我确实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人！”

陈凯鸣也说：“是啊，他为什么要杀人呢！”

大家都不吱声了，我们搞了这么多的案子也真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。

2 搞清罪犯为什么杀张秋燕，对于侦破工作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的目的是破案，是尽快抓获凶手。开完会，我们马上开展了工作。我和高军被安排去找张秋燕的老师了解情况。

老师听说自己的学生出事了，吓得脸色惨白。她说：

“张秋燕被杀死了，为什么？”

我费了很多口舌才让她平静下来。我问她：“张秋燕有没有男朋友什么的？”

老师说：“没有。”

高军说：“能吗？”

老师说：“她确实没有。”她解释道，“你们不相信，我觉得也正常。据我掌握的情况，我们学校追求她的人可不少，可她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，她跟我说过，将来毕业后，她还要继续念书，她可不想去当一辈子的护士。”

我问：“除了学生追求她之外，有没有年龄大一点的也追求她？”

老师说：“没有，绝对没有。”

我们问了她一个多小时，一点有用的线索也没问出来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对高军说：

“这个案子要凉快呀！”

高军也说：“悬呐！”

我说：“这个兔崽子，将来抓到他，我先狠狠地揍他一顿！”

高军说：“到时我帮你一块揍。”

我们回来快中午了，高军说：

“累死了，苏岩，中午请我吃饭呗！”

我说：“你好意思吗，我天天请你，你是不是也得请我一次。”

高军说：“你那么有钱，别那么算计好不好！”

我靠写东西发了点小财，由于我爱慕虚荣，早买了轿车和房子。我不高兴地说：

“我哪还有钱啊，今天中午你请我。”

高军一脸严肃地说：“苏岩，你今天中午还真得请我。”

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高军说：“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。”

我说：“得了，你别骗我了。”

高军说：“你要是不信就拉倒了，我可告诉你，这个女孩可嘎嘎漂亮。”

我动心了，没办法，我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娶个漂亮的媳妇儿。

我问他：“中午，你想吃什么？”

高军打了一通电话，对我说：“咱们现在到金城饭店。”

我们来到饭店门口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向我们摆着手。

这个人我认识。他叫薛成，是一个小报记者。我把车开到薛成的跟前，按下车窗对他说：

“是你呀！”

薛成热情地说：“苏哥，你好，我还怕你不来呢！”

这时，高军走下车对我说：

“你把车停在台阶上吧！”

现在只有薛成一个人站在门口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漂亮的女孩，看起来，今天仅仅就是一顿普普通通的饭局了。高军这个骗子！

薛成是我们这个城市里的诗人，他过去留着长发，总到公安局找我玩。我见他总是长发飘飘，怕影响我的形象，就疏远了他。他通过我认识了高军。他们之间倒经常有来往。

吃饭的时候，薛成拿起酒瓶要给我倒酒，我说：

“你忘了，我不喝酒。”

薛成说：“苏哥，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多少喝一点吧！”

我说：“你和高军喝吧！我喝饮料。”

这时，薛成接了一个电话，他说：“你来了！我们在六号雅间呢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一位苗条妖娆的女孩走了进来。这个女孩确实漂亮。她穿着职业套装，仿佛电视剧里那些高傲的白领丽人。我的呼吸急促起来。

薛成介绍道：“这是农业银行的孙红，这就是公安局的苏岩，你叫苏哥吧。”

孙红伸过手说：“你好，苏哥！”

我说：“你好。”

女孩的手很软，手心里有一点温暖的潮湿。

高军没有骗我，他是通过薛成给我介绍这个可爱的女孩！

孙红主动给我们杯子倒了酒，给我倒酒时，我有点为难，我刚和薛成说不喝酒，现在要是喝的话，不是重色轻友嘛。我对孙红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不喝酒。”

孙红惊奇地问：“真的假的？”

我说：“真的。”

孙红笑着说：“男人不喝酒可是一种美德啊！”她说是这么说，酒还是给我倒满了。

薛成在旁边替我吹嘘道：

“苏哥，别看是警察，能文能武。他的散文写得好极了！”他夸张地介绍了我在文学上的丰功伟绩。

“真的？”孙红美丽的眼睛深情地望着我说：“苏哥，等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拜读。”我心想，一会儿，我就给你送去。

薛成端起酒杯对我说：

“苏哥，好长时间没在一起聚了。今天你能来，我太高兴了。我和孙红敬你一杯。”孙红也端起了酒杯。

我拿着酒杯的手有点哆嗦。这他妈的哪是给我介绍对象啊。我明白了，孙红应该是薛成的女朋友。

高军这个混蛋！

我平静地笑道：“那我就谢谢了。”我干了杯子里的酒。

高军看着我说：

“苏岩，你行啊！”他把头转向薛成说：“你面子真大，你苏哥喝酒哪有干杯的时候啊！”

薛成说：“那我谢谢苏哥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确实不能喝酒。我喝多了难受。”

高军说：“谁喝多了不难受，”他把目光转向孙红说：

“孙小姐，你要是再敬你苏哥一杯，他保证还能喝下去。”

孙红温柔地看了我一眼，她站起来又要给我倒酒。我心想，上杯酒我喝得都冤枉。我忙抢过酒杯，无意间，我碰到了女孩白嫩的手臂。我说：

“你别听他瞎说，他这是在忽悠（骗）你。我确实不能喝酒，谁给我倒我也喝不下去。”

孙红抢过酒杯说：“苏哥，这杯酒，我给你倒满，你愿意喝你就喝，不愿意喝，你就摆在桌子上。”

我心里软了下来，我拿着酒杯对孙红说：“这杯酒，我干了。但是，这是最后一杯了。我不骗你们，我确实不能喝酒。”

喝了这杯酒，浑身的血液在血管里急速地奔跑起来。我本来准备把自己伪装成高雅得体的绅士，现在我觉得没有必要了。我一个接一个地讲着幽默而文明的笑话，使得酒桌上的气氛活跃起来。

薛成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孙红也不断地捂着嘴乖巧地笑。看着他们欢笑的样子，我心里想，薛成这个傻乎乎的家伙，靠什么赢得了这样一位美丽女孩的青睐。

我们喝着正高兴的时候，孙红看了看表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得先走了。我们单位要求可严了，去晚了不让。”

薛成站起来对孙红说：

“我送你回去吧！”

孙红说：“不用了，你陪苏哥慢慢喝吧！”

薛成从兜里拿出十块钱，递给孙红：“那你自己打车走吧！”

孙红说：“我有零钱。”

薛成说：“你就拿着吧！”

孙红不耐烦地说：“不用，我有。”

薛成有点下不来台，他要把钱塞进孙红的兜里。孙红甩了一下手，说：

“你有病啊！”

我们都愣了，孙红不自然地对我们笑了笑，说：

“苏哥，你们慢慢喝，我走了。”

我和高军面面相觑。孙红走出去之后，我对薛成说：

“你对象真厉害，将来她肯定得欺负你！”

薛成说：“不能。她今天有点不高兴。”

高军也说：“孙红今天怎么了？平时也不这样啊！”

我心里十分高兴，我吓唬薛成说：

“你将来瞧着遭罪吧！”

薛成问我：“怎么了苏哥？”

我说：“你以前光知道我会写散文，我其实还研究易经。我刚才看你对象的眼角是向上翻的。有一本书上说这样的女人都是妖精变的。”

回到单位，我问高军：

“薛成请咱们吃饭干什么？”吃完饭，薛成抢着结了账。

高军说：“他要找点新闻线索，想写篇稿。”

我知道高军的用意，他想让薛成写文章对他歌颂歌颂。我没有点破。虚荣之心，人皆有之。高军也不想让我继续问下去，他问我：

“苏岩，你怎么看出孙红是薛成的对象呢？”

我说：“你没想想，你是通过我认识的薛成，我早就知道。”

高军：“你不可能知道，你肯定是吃饭的时候看出来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要是不相信就拉倒。高军，你记住，咱俩在一起，你永远是个傻帽。”

高军说：“你才是个傻帽呢！你保证心里喜欢上孙红了。”

我说：“退一步讲，就算孙红不是薛成的对象，你给我介绍，我都不要。她多厉害呀！看她那个恶劲儿，都快赶上谢敏了！”

谢敏是高军的爱人。

高军气得刚要说什么，传来了敲门声。我说：“请进。”

陈眉推门走了进来。我说：“你好。”

陈眉四处看着，我说：“你请坐。”

陈眉坐下对我说：“我告诉你一件事儿，昨天，我忘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说你说。”

陈眉说：“你们昨天问我屋子里都丢了什么，我不是说什么也没丢嘛。刚才，我忽然想起来，张秋燕好像是有一个存折不见了。”

我说：“是嘛。”

陈眉点着头歉意地说：

“昨天，我光害怕了，就忘记这事儿了。”

我问：“她的存折是哪个银行的？”

陈眉说：“是农行的。”

我问：“里面有多少钱？”

陈眉说：“张秋燕说她家里刚给她寄过钱，存折上怎么的也得有一千多块钱吧！”

我对陈眉说：“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。”

3 陈眉提供的这条线索一点也不重要。犯罪分子入室抢劫、盗窃时，很少要存折。他们明白，就算得到存折也没什么大用处。

虽然这条线索不重要，但我们还得去认真查。我们是吃这碗饭的，我们总是在想，万一呢？

特别是这个存折是农业银行的，孙红不是就在那儿工作嘛。我可以找她去查这条线索，借机再去看她一眼哪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来到了农业银行高耸入云的办公大楼。通过打听，我找到了孙红的办公室。我推门进屋时，见到孙红正坐在桌子前和她对面的一个女孩说话。她见到是我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平静地说：